

有些人，一旦遇见，便一眼万年。
有些情，一旦交织，便在劫难逃。

zhiyin

dangshi

taiaiini

安染染

AnRanran
WORKS

作品

只因当时 太爱你

下
TWO



编辑短信 6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霸气军官与柔情女医生最虐心的极致爱恋

世界上最残忍的一句话，不是对不起，也不是我恨你，
而是，我们再也回不去，可偏偏我还爱着你。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安染染
ANRANRAN
WORKS / 作品

只因当时 太爱你

下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思思生病

“呜呜……呜呜……”夜半，儿童房里忽然传来思思细微的哭泣声。

楼犀骤然惊醒，忙打开床头灯。叶星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一时以为自己在做梦，茫然间瞧见他快速起身，奔出了卧室。

“思思！思思！”深夜里，楼犀的声音罕见地急切。

叶星辰也连忙起身，跑近一看，瞧见床上的小丫头正蜷成一团，小脸煞白，呼吸困难，像是猫咪一样哼哼着，口唇青紫。

她心里一惊，像是不愿意相信，可是这种病症她实在是太熟悉了！

连忙又抓起思思的小手一看，指甲也出现了青紫和暗红！

脑袋嗡的一声，她不敢置信地呢喃，“心脏病？”

楼犀眉头一拧，同样是不敢置信，可是他知道叶星辰是心胸外科的医生，她的第一判断不太可能出错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马上去医院？”楼犀极力保持镇定，尽管已经心乱如麻，但他不是医生，不敢贸然行动，这时候只能听她的。

叶星辰急急地点头，“你先去准备一下，把车开到楼下！”

楼犀没有废话，立即转身，回到卧室抓起衣服边走边穿，拿上车钥匙快速下楼。

叶星辰则立即采取急救措施，她将思思蜷缩成一团的小身子扳正，然后低头为她做人工呼吸。因为人的心脏和大脑需要不断地供给氧气，如果中断供氧三四

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性损害，四到六分钟就会引起死亡，所以她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有效呼吸，以挽救其生命。

慢慢地，思思的状况有了一点好转，叶星辰却还是吓出一身冷汗，快速用小被子裹住思思，抱起小丫头就往楼下冲。

楼下，楼犀已经从车库里开出了车子，提前点了火，车门也已经打开。她抱着思思迅速钻进去，咣的一声，她的头撞上车顶，眼眶立即泛红，但她不管不顾，伸手带上了车门。

“思思怎么样？”他一边开车一边急问。

“现在还行，不过越早到医院越好。”她强忍着眼泪说道。

车速更快了。

“对了，我先给医院打个电话！”叶星辰在急切中抓回一丝理智，却发现手机没带，不仅如此，她甚至连衣服都没换！

“你的衣服和包还有手机都在后座，我下楼的时候帮你拿了。”他沉声说道。

叶星辰微微一怔，胸口被一股强烈的热浪冲撞着，她想也没想，脱口而出，“楼犀，你真好！”

在那么短的时间里，他除了将思思交给她处理，剩下的事情他全帮她做了，思思的情况必须争分夺秒，而他没有任何耽误一丝一毫，他怎么会这么周到？跟她配合得这么默契？

眼泪瞬间充盈了整个眼眶，她用力眨眼，忍去泪意，仔细观察了思思一会儿，然后轻轻将小丫头放下，径自爬到后座换了衣服，然后打给医院，让急救室和心胸外科都做好准备。

从电话里她得知今晚值班的正是李主任，略感庆幸，李主任是云川市最好的心胸外科医生。

急救室门前，灯光如昼。

“我错了，我想让你回来，但是不该用思思生病这样的理由。”楼犀忽然说道，声音极致沙哑。

叶星辰心弦一颤，感觉到这个强大的男人在后悔。

她微微咬唇，虽然那个时候她很生气，甚至很愤怒，可是现在她却无法再责怪他，因为她知道这个世界上，再也没有谁会比他更爱思思。当她第一次看到思

思，看到他抱着思思去儿科看病，看到他半弯着腰让医生为思思听诊，看到护士为思思打针时他亲吻着思思的小脸……从那一刻起，她就知道，他是个好爸爸，是个好男人！

可原来，他也会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，这么铁骨铮铮的男人，也会相信那些怪力乱神的诅咒之说。这不是他变软弱了，而是因为他也需要安慰与支撑。

她的眼底蕴起了泪光，用力抓紧他的手，想要给予他力量，哽咽道：“思思不会有事的！她那么乖，怎么可能会让我们伤心呢？她舍不得的，一定舍不得！”

忽然，急救室门上的红灯熄灭了，白色的玻璃门被推开，心胸外科的李主任走了出来，“思思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，因为在送医院之前经过了及时抢救，所以现在没事。不过先天性心脏病是胎儿时期心脏血管发育异常所致的心血管畸形，很难根治，其中60%的孩子会在一岁前死亡，先天性心脏病可能跟母亲在怀孕早期的疾病或服用的药物有关，再就是与遗传有关，我需要先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。”

叶星辰屏息望向楼犀，他默默摇头，“陈舟的身体素质肯定过关，我想应该是思思的母亲在怀孕初期出了问题。陈舟死后三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陈然说过在她们得知陈舟牺牲的消息后，举家悲痛，思思的母亲受了太大的打击，哭昏过去，而后病了一场，她应该是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吃药了。”

李主任看了看叶星辰，他相信思思的情况她也明白，于是没再多说什么，只叮嘱道：“思思需要尽快动手术，你们做下准备，先办住院手续吧。”

“好，谢谢李主任。”

“不用，都是自己人。”

叶星辰感激地点了点头，拉着楼犀的手转身飞奔。医院的流程她比他熟，但思思的各项资料他比她熟，所以两人携手并肩，用最快的速度填完了各种表格，办好了住院手续。

思思很快被安排进了病房，他们又一起守在病床边，一人握着思思的一只小手。

叶星辰缓缓抬眸，望向楼犀，“你应该通知陈然吧？”

楼犀微微蹙眉，是的，虽然思思的监护权现在属于他，但陈然毕竟是思思的亲姑姑，她们有血缘关系，陈然有权知道思思的病况，也有看望和照顾思思的权

利，只是……“女朋友”的事情，他没有对叶星辰过多解释，就是因为他不想多提陈然这个人。对于上次糖果的事情，他顾及陈然和思思的血缘关系，顾及陈舟的面子，所以始终没有对叶星辰解释，可现在看来，不解释不行了。

“上次糖果的事情，跟你和虹玉都没有关系，是陈然故意陷害你们。”他沉声说道。

什么？陈然？陷害？叶星辰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可当她望向楼犀的时候，她忽然明白了，原来陈然喜欢他！怪不得那个时候，陈然一直问她是不是喜欢楼犀，原来是在试探她。

不但试探她，而且还扯上虹玉。思思中毒，楼犀情急之下口不择言，虹玉气哭跑了，而她也被他狠狠训斥了一顿。陈然这一招就解决了楼犀身边的两个女人，真是一箭双雕，好深的心计！

“楼犀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”她问他。

“对不起，这句话我早该说了。”他沉声道。

叶星辰心里豁然开朗。其实那次糖果的事情她也一直在自责，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现在终于明白了真相，她的那份自责不见了，却更多了一份对思思的心疼，还有对他的理解。

“没关系，只要思思没事就行了。”她努力微笑。

“那我通知陈然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他提醒她说。

“嗯。”她轻轻点头。

楼犀起身去走廊打电话，却不料陈然手机关机。

思思手术的时间很快敲定下来。手术前，叶星辰和楼犀寸步不离，而这期间，楼翼也赶来医院帮忙。

对于楼翼，叶星辰自然是认识的，但突然见面，却还是有点不知该怎么面对。

“楼参谋长。”叶星辰忐忑地打了个招呼，叫的是楼翼的职务名称。

楼翼对这个称呼微微有些错愕，不过随即勾唇一笑，轻松说道：“这不是部队，叫我哥或者楼翼就行。”

哥？叶星辰的脸腾地一热，腼腆地点了点头，然后连忙招呼，“请坐。”

两人围绕着思思的病情聊了几句，气氛有些沉重。楼翼看到叶星辰的眼眶逐渐泛红，便转了个话题，“那年军训我很凶是吧？你见到楼犀的时候，是不是特

别讨厌他？”

叶星辰脸上又是一热，她认错人的事情真的很囧，她扯了扯唇，尴尬地笑笑。

“说实话，我对你和楼犀的事情也很意外，不过他一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既然你们已经结婚了，那就好好过吧。”楼翼语重心长地说道。

叶星辰忍不住唏嘘，兄弟俩说的话都很像，都说好好过什么的。

这时，病房的门再次被人敲开，一名护士轻轻走了进来，要给思思打点滴。

“呜……”思思一疼，小身子扭动着挣扎，叶星辰连忙按住她。

护士快速贴了胶布，固定住针头，然后叮嘱道：“爸爸妈妈要好好看着，别让宝宝滚针。”

叶星辰和楼翼同时一怔，护士出去后，两人都有些忍俊不禁，看来认错人的不止她一个。

叶星辰哄了思思一会儿，小丫头慢慢安静下来，可是没多久，又遇到了麻烦。

思思嗯嗯哼哼了两声，像是不舒服，叶星辰连忙查看，发现小丫头尿床了！

这情况倒是少见，思思虽然只有两岁多，但平时自理能力非常好，每次想要去卫生间的时候都会主动说。可她现在病着，而且之前吃了粥，又打着点滴，自控力就没那么好了。

楼犀去药房取药了，叶星辰只能自己帮思思换裤子和尿布。她要用一只手握着思思扎点滴的小手，防止她乱动，所以只能腾出另一只手来，做起事来有些费力。

“我来吧。”楼翼主动说道。

“这……”叶星辰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过楼翼已经开始搭上手了。

他轻轻脱掉思思的小裤子，发现小棉袜也有点潮潮的，就一并脱掉，然后转身去了卫生间，拧了条热毛巾回来，帮思思擦了擦小屁股和小脚丫，微干后才帮她穿上尿不湿，换上干净的小裤子和小棉袜，动作十分熟练。

叶星辰看得有点发呆，他怎么会做得这么好？

楼翼做好一切，去卫生间洗了手，回来后瞧见叶星辰一副怔愣的样子，便主动解释道：“我女儿……”他用手比了一个高度，“这么高了，是我一手带大的。”

什么？女儿？

叶星辰大吃一惊，楼翼有孩子了？没听说他结婚啊？

“收养的？”她下意识地问道。

楼翼摇摇头，沉声说道：“亲生的。”

叶星辰睁大了眼眸，完全不敢相信。

“她叫心心，很乖巧的名字，但人特别调皮，我有时候都管不了她，经常有揍她的冲动，可是又下不了手……没妈的孩子总是特别可怜。”他微笑着说，语气却透着落寞。叶星辰完全蒙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“心心的妈妈呢？”她下意识地问道。

楼翼沉默了，眉宇间有一层忧伤的阴霾。叶星辰暗暗咬唇，后悔自己问了这个问题。楼翼微微抬眸，瞧见她自责的表情，连忙收起自己的情绪，沉声说道：

“去世了，七年前，走的时候心心还很小。”

去世了？

叶星辰心弦一紧，怪不得她觉得楼翼跟几年前不一样了，原来经历了这样的惨痛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为勾起他的伤心往事而抱歉。

楼翼摇了摇头，“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”他再次抬眸，眼睛如琉璃般深邃。

叶星辰微微低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气氛一时有些僵持。楼翼沉默片刻，再次开口，“星辰……”

他直接叫她的名字，却不显得唐突，反而显得亲切，还有一丝慎重。

叶星辰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，缓缓抬眸，瞧见楼翼的眼眸深沉，低沉的男音亦是沙哑，“我爱过，也痛过，所以我不希望楼犀跟我一样，我希望你能给他幸福，真的。”

叶星辰错愕，他的语气中竟然带着几分请求？

楼翼扯了扯唇，浅浅一笑，不再多说。

九点整，手术正式开始，可陈然仍没有联系上。走廊里，三人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楼犀和楼翼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饶是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，可这一刻，他们都有些坐立不安。

叶星辰深知思思对于楼犀的重要性，而楼翼更是由思思想到了自己的女儿，这一刻也是感同身受。

走廊里没有人说话，三个人都沉默不语，眼睛死死盯着手术室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太阳越升越高，灿烂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，却照不进人心，三人都觉得寒凉。

时间很快到了中午，手术长达几个小时。这期间，楼犀一直低着头，看不出表情，而楼翼去吸烟区抽过好几次烟。终于，手术室的红灯熄灭了，白色的门被人从里面推开。

“思思！”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三人站起身来，奔上前去。

思思被护士推了出来，小脸上扣着氧气罩，脸色十分苍白，虚弱得像只小猫，仿佛一不小心，就会被风吹走。

“别靠近！病人要进无菌室！”护士警告道。

叶星辰蓦地停下脚步，怎么忘了这事，她连忙拉住了楼犀和楼翼。

这时，李主任从手术室出来，摘下口罩，沉稳地说：“手术很成功，但需要术后观察，孩子太小，必须住无菌室，四十八小时内情况稳定的话，就应该没事了。”

叶星辰神经一松，悬着的心微微着地，虽然还有四十八小时要等，但起码这一关是过了。楼犀的手机忽然响起，是部队来电。

十一就要到了，马上要有一场大规模的军演。

他看了看手机，又看了看思思，眉头紧紧皱起，像是很为难，可是再为难也没有办法，选择只能有一个，那就是军人的选择！

叶星辰握住他的手，安慰道：“你去吧，这儿有我！”

楼犀的胸臆间被一种莫名的情绪充斥着，顿感温暖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他根本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小女人，身上竟有这么强大坚毅的力量，从思思发病一直到现在，她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强甚至超越了他，这就是母爱的力量吗？

楼犀没有时间再迟疑，他强忍泪意，快步离开。

叶星辰望着楼犀的背影，明白他的无奈与心酸。穿上军装，他就不再只属于自己，军人的无奈与男人的责任一起压在他的肩膀上。此刻，他也想像个普通的父亲一样，守在女儿身边，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，国家更需要他！

前方的演习轰轰烈烈，军区医院里却安安静静。十一放假期间，患者不多，思思的身体在逐渐恢复中，叶星辰的担心也终于缓解了一些。

一切似乎都在波澜不惊地好转，但意外总是在下一秒突然发生！

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叶星辰的手机忽然响起，一个熟悉却又很久没有联络的号码——左凌风！

她错愕着，本不想接，但心里忽然感到不安，只得忐忑地接听，“喂？”

电话那端，左凌风的声音不复往日的沉着，略显急促，“我现在在军区医院楼下，你尽快赶过来，带上医药箱！”

“什么？”叶星辰十分困惑，“喂……喂？”

电话已经断了。

她握着手机，有几秒钟的呆滞，猛地站起身，跑到窗前，向楼下张望。

外面很黑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她忍不住蹙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
她回想刚刚左凌风在电话里所说的话，他说的是让她“尽快赶过来”，可见他并不知道她人就在医院，这就更不对劲了。大半夜的，他火急火燎地找她，还让她带上医药箱，他……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

想到此，她不敢再耽误时间，连忙抓起医药箱冲出病房。

到了楼下，首先入目的是一片漆黑，只有医院门上的灯亮着，门前空荡荡的，没有人。叶星辰狐疑地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四处张望，忽然，花坛的方向有了动静。

“星辰……”刻意压低了的男声，却有几丝熟悉。

叶星辰的心猛地一跳，听出那是左凌风的声音，忙快步走过去，走近一看，顿时激灵一下。这还是那个光风霁月的左凌风吗？只见他神色颇为痛苦地躲在角落里，一手压着另外一只胳膊，那胳膊上鲜血淋漓，尽管他用布条紧紧绑住了，但伤口仍不断汩汩地冒出鲜血。

“你受伤了？”叶星辰一声轻呼，左凌风立即对她做了个噤声的表情。

她连忙闭上嘴，只听他沉声说道：“这附近有没有隐蔽的地方？帮我处理下伤口再说！”叶星辰疑惑，但救人要紧！

她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轻声说道：“医院门诊大楼后面正在施工，但晚上停工，那里应该没人。”

左凌风点了点头，咬牙站直了身子，趁着夜色走了过去。叶星辰连忙跟上去。

黑漆漆的工地上，到处散落着沙石泥土，左凌风随意找了块石头坐下。叶星

辰蹲到他身旁，他松开手，拆掉布条，伤口触目惊心。

光线很暗，只能借着月色看，叶星辰微微凑近了一些，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竟然是枪伤！

“你……”她怔住了，中国不同于美国，不允许私人持枪，普通人怎么可能受枪伤？

左凌风没精神跟她解释，直接说道：“子弹我已经自己取出来了，但还没用药，你帮我止血，然后包扎！”

叶星辰脸色一白，他自己取子弹？

她下意识一哆嗦，连忙打开医药箱帮他处理伤口，才刚刚一碰，就沾了一手黏腻的鲜血，看来他失血很多，伤势不轻！

她专注地清理伤口，心里却忍不住猜想，他这是干什么去了？怎么弄成这样？他不是已经被特种大队开除了吗，怎么还会接触到枪？

脑子里一个问号接着一个问号，却没有一个答案，从她认识他那天起，他就奇奇怪怪的！

叶星辰思绪混乱，不过手上的动作倒是很快，因为她不得不快！

从左凌风的伤口位置判断，子弹穿过的地方接近一根血管，他如果不及时取出，会相当危险，可是他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，不知用什么东西剜出了子弹，伤口乱七八糟的，她看着都觉得可怕，可以想见他有多疼。

“忍着点！”她准备帮他消毒。

左凌风闭着眼睛，没有说话，她却可以听见他暗暗咬牙的声音。

终于包扎完毕了，左凌风自始至终一声没吭，叶星辰的后背却湿透了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左凌风慢慢睁开眼睛，瞧见叶星辰苍白的脸色，不禁担心，“没吓坏你吧？”

叶星辰有点蒙，他还有工夫关心她？

“那个……左先生，你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叶星辰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，可是左凌风却是波澜不惊，轻轻摇头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没事。”

叶星辰蹙眉，显然他是不想说，可他的伤口摆在这儿。虽然她已经帮他清理了伤口，但这不是普通的小伤口，光包扎是没用的，可枪伤又非同寻常，去医院

必定引起麻烦。

她深呼吸了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说道：“好吧，左先生，我可以不问你原因，但你的伤口不能就这样草草包扎，你必须尽快找个地方缝合，私人诊所什么的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帮你联络。”

左凌风闻言，不禁挑了下眉，“你应该知道枪伤意味着什么吧，你不怕我是坏人？”

叶星辰的眉心蹙得更紧了。她当然知道枪伤意味着什么，可她知道他不是坏人，不要问她为什么，这只是一种直觉。

虽然他身上有很多谜团，她最初对他的印象也不怎么好，但是经过几次事件后，她对她的看法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，虽然谈不上有多了解他，但她至少可以肯定，他不是坏人。

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也许，他只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
“坏人不会用自己的新车救孕妇，而且还做好事不留名，甚至千方百计躲着人家家属的道谢。”她笃定地说。

左凌风微微扯唇，很高兴在她眼中看见她对自己的相信，却又忍不住担心，她这么轻易就相信一个人，这到底是好，还是不好？

他深呼吸了下，调整一下因失血过多而造成的眩晕感，然后认真地看着她，沉声说道：“谢谢你相信我，但我还有个请求，今晚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说，就当没见过我！”

叶星辰微微咬唇，慎重地点了点头。

左凌风咬牙站直，额头布满了冷汗，再次叮嘱她道：“今晚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说！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她再次保证。

左凌风看了看四周，工地里漆黑一片，又看了看叶星辰，她手无缚鸡之力，忍不住拧眉，“以后不要随便带人来这里，太危险了。”

叶星辰微微一怔，他这是在担心和关心她？

这里确实蛮危险的，虽然距离医院大楼不算远，但毕竟也隔着一段距离，她要是出点什么事，喊救命都没人能听见。

“你先走。”他必须确保她安全回到医院后，自己才能离开。

叶星辰怔愣了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低头整理了下医药箱，快步离开。直到回

到办公室后，她紧绷的神经才慢慢缓和下来。

第二天上午，罗岚来到军区医院看望思思。

“罗阿姨，你知道前线的消息吗？”叶星辰急切地问道。

罗岚岂会不知道她的心思，眼神中浮现几丝暧昧，“你担心楼犀了吧？”

叶星辰的脸腾地一红，腼腆地摇头，“没有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”

“呵呵，害羞了。不过在我面前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是过来人哪！”罗岚一副很理解的表情，瞧见叶星辰脸红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是急的还是羞的，便也不卖关子了。她喝了口水，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：“我们家老肖在指挥部，偶尔是可以打电话的，我昨晚才跟他通过话，他说了些前线的情况，演习几天前就开始了，楼犀领导的特种大队作为蓝军的尖刀，表现极为优秀。前天晚上他组织了一个突击小分队，连夜深入敌后，直接杀到了红军的后方，对红军的几个根据地一顿狂扫！”

叶星辰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时，一名护士走了进来，又到了思思打针的时间了。

小丫头一瞧见护士阿姨，小脸蛋立即变成了苦瓜脸，叶星辰连忙诱哄，“思思，乖，不怕啊，一下下就好了。”

思思还是很很不乐意，毕竟是小孩子，再怎么乖，遇到打针吃药的时候都难免害怕，小身子缩进叶星辰的怀里，闪闪躲躲。

罗岚也跟着哄她，“思思，不怕不怕啊，打了针病才会好，好了之后罗奶奶带你去部队玩哟，去看爸爸！”

爸爸？小丫头眨巴眨巴眼睛。

叶星辰朝护士使眼色，护士连忙涂了涂酒精棉球，针尖里滴出一小滴药液，然后快速戳了下去。可没有想到这一针竟然没有扎中！

“哇——”思思立即大哭起来。

“思思，乖啊，不哭不哭……”

病房里一下子热闹了，护士自责地僵在那儿，罗岚也站在一旁干着急，叶星辰抱着思思怎么哄都哄不好。

忽然，病房的门砰的一声，被人从外面推开。

“思思！”急切的女声传来，带着不可忽略的尖锐。

叶星辰闻声望去，只见陈然气势汹汹地走来。

“陈然……”叶星辰刚一开口，陈然就抬手推了她一把，猛地抢过思思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动作之快，让叶星辰猝不及防。

“陈然，你轻点，小意思！”叶星辰踉跄了一下，却没顾得上自己。思思才做完手术没多久，胸骨还会疼的，禁不起陈然那么用力地抱。

陈然哪里理解这些，上次楼犀告诉她他结婚的消息，她一时无法接受，所以这些日子她都在外地实习。她刚刚回到云川，一回学校就听同学说之前楼犀去找过她说是思思住院了，她闻之色变，立即打楼犀的手机，却打不通，于是飞奔来医院。

思思生病的事情已经够让她吃惊，但没想到来医院后，还有更让她吃惊的事情。到了导诊处，两名护士正在聊天，她无意中听到叶星辰和楼犀在一起的事情。

楼犀娶的人竟然是叶星辰！

因为那次糖果的事情，楼犀将思思从她身边带走，她已经不能接受了，而现在，她更不能接受了！叶星辰不但抢走思思，还抢走了楼犀！

“叶星辰，你少假惺惺的！思思是我的，不需要你多管闲事！你抢走思思，却害她生病，你根本没安好心！”陈然不自觉地拔高了音量，吓得思思大哭不止。

“陈然，你冷静点，你先放下思思，你吓到她了！”叶星辰连忙伸手去抱思思，可是陈然哪里肯听她的，将思思抱得更紧。叶星辰怕她碰到思思的伤口，不敢太靠近，急得直冒汗。

“陈然，你先听我说……”

“你闭嘴！你满嘴瞎话！你之前说你不喜欢楼犀，却一转眼就嫁给了他，你根本是利用思思，利用思思得到楼犀，得逞之后就虐待思思，害她生病！你这个坏心肠的女人！”

叶星辰又气又急，但还是强忍着情绪说道：“陈然，你冷静点，你放下思思，我们再好好谈，行吗？”

“谁要和你好好谈，我现在就带思思走！”陈然怒瞪着她，抱着思思就往病房外走。

叶星辰顿时慌了，拔腿追上，却不想陈然忽然一个转身，抬脚踢了她一下，叶星辰躲闪不及，扑通摔倒，额头撞上墙壁，腹部也撞上门的一角。

叶星辰疼得不禁闷哼了一声，可是她无暇顾及自己，她不能让陈然带走思思！思思还没完全康复，这样会有危险的！

她慌忙爬起，追了上去，“陈然，放下思思！”

听到她的声音，陈然跑得更快了，她怀里的思思本来就因为打针的事情而大哭，现在这么一吓哭得更厉害了。

叶星辰泫然欲泣，脚下更快了，“陈然，你快停下，思思会受不了的！”

陈然依旧充耳不闻，一心只想将思思带走，一口气穿过走廊。

“陈然……”叶星辰也不肯放弃，因为她不能放弃！

幸好，陈然抱着思思到了电梯门口，而电梯还没来，她不得不停下。

叶星辰上前拦住她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陈然，思思需要马上回病房，快把她还给我……”

“笑话！思思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把她还给你？”陈然越想越气，这个女人不但抢走思思，还抢走了楼犀，她怎么都不能接受！

这时，罗岚也追了过来，并帮叶星辰说话：“陈然，你别太过分！星辰对思思怎么样我都看在眼里，反而是你，你为她做过什么？思思开刀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思思住院你照顾过她一天吗？你现在跑到这儿来大喊大叫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凭什么？”

“就凭我是思思的亲姑姑！”陈然毫不示弱。

罗岚忍不住摇头，“难怪楼犀不放心把思思交给你带！”

“那都是她怂恿的！”陈然指向叶星辰，面目狰狞。

叶星辰对于这样的指责既难堪又难过。陈然望着她苍白的脸，不容反驳地说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是思思的亲姑姑，我有权照顾思思，我今天一定要带她走！”

这时，电梯叮的一声到了这一层，电梯门唰地打开，陈然转身迈进电梯。

“不——”叶星辰连忙阻止，也一脚跨进电梯。

“星辰？”电梯里忽然有人叫她。

她一抬头，是左凌风！

左凌风本来是要出电梯的，看到叶星辰后忽然顿住脚步，他一眼就看到她额头上的淤青，双眸一紧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叶星辰摇摇头，来不及多解释，直接望向陈然，“陈然，把思思给我，你现

在带她走真的很危险！”

“再危险也比待在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身边好！”

“你再说一遍！谁是不要脸的女人？”左凌风忽然插话，语气肃杀。

陈然一下子愣住，这才发现电梯里的男人，一身西装革履，斯文俊雅，可是那阴鸷的目光却如利箭一般，好像要把她射穿。

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眼熟？

忽然，脑子里闪过什么，陈然再仔细一看，他竟然就是鼎鼎大名的左凌风！

他认识叶星辰？还很熟悉的样子？而且，他明显是在维护她！

这太意外，也太令人震惊，陈然一下子没回过神来。

同时怔住的，不止陈然，还有叶星辰。她也被左凌风的突然出现给震惊了，而且他一瞬间冷下来的脸，还有那肃杀的语气竟让她莫名地战栗。

陈然终于回过神来，却仍逞强地对左凌风说道：“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情，与外人无关！”

左凌风忽然一勾唇，冷笑如刀，“我不是外人，她的事就是我的事！”

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包括叶星辰，她睁大了眼眸，看着左凌风。

左凌风却一脸从容不迫，目光缓缓扫视陈然，认出了她。他视线一转，又看到她怀里的思思，小人儿嚤嚤地哭着，十分可怜。他眯了下一眼，而后又望向叶星辰，“你要留下这个孩子？”

叶星辰正处在怔愣中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

几乎是同时，左凌风动作快如闪电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思思从陈然怀里抢了回来。

陈然只觉得手臂一麻，然后怀里就空了，她愤然瞪向左凌风，但他的气势太强，让她无所适从，于是又瞪向叶星辰，口不择言地说道：“叶星辰，真没想到，你还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！”

“你说谁水性杨花？”左凌风再次厉声质问，语气充满威慑的力量！

陈然被他吼得一哆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觉得左凌风好像将叶星辰当成宝贝一样，谁碰一下都不行、说一下也不行！

左凌风将思思递给叶星辰，陈然见此想趁机夺回思思，却被左凌风一手制住。他看了看叶星辰额头上的伤，微微眯眸，瞪向陈然，不疾不徐地说道：“看在陈舟的面子上，我今天饶了你，马上给我——滚！”

陈然哪里被这样羞辱过，顿时气极，愤怒的情绪充斥着胸口，又骂叶星辰：“叶星辰，你都嫁给楼犀了，竟然还这么勾三搭四！”

什么？星辰嫁给楼犀了？

左凌风忽然愣住了，朝陈然扬起手，想要找她问个明白，叶星辰却以为他是要对陈然动手，下意识地拉住他。不管怎么样，陈然是陈舟的妹妹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么也不能对她动手。

就在这时，“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”一道严厉的声音穿过人群。

众人一下子惊住，围观的人群纷纷向两侧闪避，让出中间一条道。

叶星辰抬眸，只见李主任沉着脸走过来，“这里是医院，不是菜市场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还有，你们都这么闲吗？”

闻言，看热闹的人作鸟兽散，剩下的几个人则面面相觑。

陈然显然势单力薄，目光一一扫过众人，视线最后落在左凌风的手臂上。叶星辰刚刚为阻止他动手，正紧紧抓着他的衣袖。

陈然眸光一沉，然后不着痕迹地移开视线，随即快步离开。只是她临走之前却还不忘撂下话来，“叶星辰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！”

终于安静了，现在这里唯一的声音，是思思的哭声。

叶星辰整个人都蒙了，可是她已经顾不上别的，连忙抱着思思快步回病房，罗岚也快步跟上。

左凌风望着叶星辰抱着思思的背影，眼神怆然。

他离开多日，对于叶星辰的近况并不了解，今天来医院也只是因为昨晚她帮他处理了伤口，想来谢谢她，却没想到，电梯一开，就撞上那样一幕。

星辰竟然嫁给了楼犀？

天哪，他们两个怎么可以……